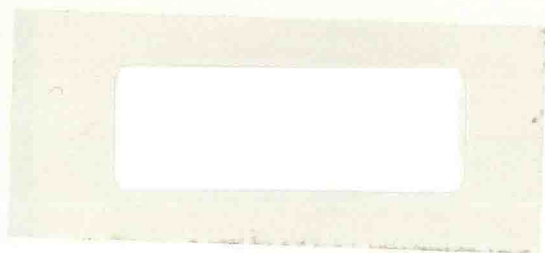


Simon Van Booy

黑暗中的绽放

SOME BLOOM IN DARKNESS

[英国] 西蒙·范·布伊 著 李露 卫炜 译



Simon Van Booy

黑暗中的绽放

SOME BLOOM IN DARKNESS



[英国] 西蒙·范·布伊 著 李露 卫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中的绽放/(英)布伊著;李露,卫炜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778-5

I. ①黑… II. ①布… ②李… ③卫…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6636 号

SOME BLOOM IN DARKNESS by SIMON VAN BOOY
First Published in UK in 2007 by Turtle Point Press with the title “The Secret Lives of People in Love”
Copyright © 2007 BY SIMON VAN BOO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441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徐如麒
选题策划:彭伦 索马里
装帧设计:张志全

黑暗中的绽放

[英]西蒙·范·布伊 著

李露 卫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经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0,00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78-5/I·4606 定价:25.00 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

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

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

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

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

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

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

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你称呼我 玫瑰

说着玫瑰

但如果你知道我的真名

我就会稀疏我的枝叶 让你能立刻

看见我

——保罗·克劳岱尔，《百扇帖》

“……在一个被抛弃的世界里，我们就只能被抛弃与被拒绝，
我们也永远不知道，也不会去梦想，在另外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
们所选择的一切，能同时茂盛地生长。”

——珍妮·法兰姆，《喀尔巴阡山》

目录

001	小鸟
014	草莓的香气
018	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
031	不一样的鞋子
037	他们躲在哪里是一个谜
054	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061	黑暗中的绽放
074	遥远的船
083	最好的礼物
090	雪落下又消失
098	岩石上的牧羊人
107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
116	死于星期地震的法国艺术家
120	苹果
137	日常生活
144	假如
152	得到和你失去的一样多
165	安静却不停坠落的城市

小 鸟

醒来后，我满十五岁了。每长大一岁，都像是在过去的年岁之外披上一件新的衣服，有时候，我会把手伸进装着过去的口袋，把以前的事掏出来看一看。

米夏刚才从店里回了家，他说，我们晚上出去庆祝下吧——去看场电影或者去伏尔泰大街的麦当劳吃点好吃的。米夏是我的父亲，但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在巴黎长大，在监狱里学会了认字。以前大概他一直是一个人过的，现在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我不确定如果没有了我，他是否还能受得了。

我们住在巴黎。我想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吧，不过，我到底出生在哪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每个人都说我长得像个中国人，但是米夏说，我比法国面包还要更法国。

一下子中午就过去了，但对于我的“生日”来说，现在仍然还是早晨。我一个人走在“艺术桥”上。这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桥，一

群衣饰鲜艳花哨的美国游客正坐在桥上喝酒。我刚满十五岁，还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我总是能一眼就分辨出，周围人群中谁和谁正在相爱。

一个男人正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妻子过桥。他们肯定深爱着对方。轮椅只依靠后排的两只轮子在桥面上滚动，因为丈夫把轮椅向后倾斜靠向自己，好像只有通过这样的倚靠，他才能从她的身体里面吸收到些什么。我希望那个男人能够见到此刻妻子脸上的幸福表情。他们看上去像是东欧人。因为虽然他们穿着考究，但衣物的款式早已经过时了。我猜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巴黎来。我还能猜得到，待会儿那个男人会用全身的力气将女人从轮椅中小心地抱起来，一直抱进灰扑扑的旅馆房间，房间里挂着的是被风吹得飘了起来的皱巴巴的窗帘。我甚至能清晰地知道她在他臂弯里的样子。他会把她轻轻地放在床的中央，好像那里曾经是一条舒缓的河一样。

一个肮脏的乞丐正蹲坐在那群美国游客的中间，用蹩脚英语说着笑话乞讨。那乞丐对眼前女孩光洁的大腿毫无兴趣，只盯着瓶底剩下的残酒和盘子里奶酪的残渣。那些美国人看上去脾气都很好，听完笑话都善意地假装开心地笑着；我想，美好生活的关键，应该就是像这样温柔地忽略那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就能始终怀有随时都能重生的希望吧。

“艺术桥”是木头做的，从桥面木板的缝隙，能看见桥底穿行

而过的小船。有时候还可以看到船上一瞬间闪起的光芒，那是游客拍照时亮起的闪光灯，当然很多时候那些游客只是举着相机朝四周毫无目的地拍——我也喜欢这样乱拍，虽然我自己没有相机——但如果我能有架相机的话，我肯定会毫无目的地拿它来四处乱拍的。除了这样，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留下我们当下正时刻发生着的生活的痕迹吗？

米夏的小店在红灯区的皮嘉勒广场。店外挂着鲜艳的霓虹灯——用闪烁的箭头写着“性感”这个词。从我有记忆以来，米夏就有了这个小店。我不能到他的店里去，但我有时会偷偷走到那里的街角去瞅一眼坐在柜台里的米夏。他喜欢坐在那儿读乔治·卡普罗尼，一个早就死了的诗人的诗。米夏说，读他的诗，能感觉语言像鸟儿一般在他的身旁飞翔，在他的耳边鸣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见米夏的脸，可能会被吓得逃到马路对面去，因为他的脸上有一条狰狞的伤疤，从嘴角一直到脸颊。他一直说这是他在密西西比跟鳄鱼格斗时留下来的，尽管我现在都十五岁了，可也只能这么相信他。

米夏有个叫李昂的朋友，喝醉的时候会来我们家过夜，因为他老婆不让醉酒的他进家门——不过他总是会跟我们解释说，他回不了家只是因为他不想去打搅妻子的美梦。有天晚上，正好米夏在浴室，李昂就给我讲起了米夏伤疤的来历。

“在你跟米夏一起生活以前，”他喘着粗气说，“他的小店外面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斗殴。米夏冲了出去，想要制止他们。”他停下，从衬衣口袋里面掏出装着白兰地的小酒瓶。我们俩都抿了一口，然后他拉着我的耳朵贴近他的嘴巴，穿过一阵白兰地的迷雾。“他想把一个挨打的妓女给救出来，可警察来得太晚了，最后那群白痴只好把米夏给抓了起来——因为那女的把自己给噎死了——”这时候，我们听见门厅里传来了米夏的脚步声，于是这个故事再也没有了结局，就这么消失在之后大人们醉酒的蛮荒之中。

如果知道李昂跟我说了这么多事，米夏一定会把他给扔出去，因为他总是希望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一直假装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以后能进入索本大学，巴黎资格最老的学校；然后我会离开这里，只在圣诞节的时候回来看看他，带上从蒙田大道或香榭丽舍大道最昂贵的商店里买回来的礼物。“买完礼物都不用你自己包装，”米夏有一次还感叹了一下，“因为商店里面的女孩儿们会非常乐意地在那儿帮你弄好一切！”

现在，我在我最喜欢的巴黎圣母院附近闲逛，因为它待在属于自己的小岛上。我喜欢看见游客们惊叹石头建筑的那种盘旋而上的美丽。我总是会联想起婚礼的蛋糕，它们因为做得太过精美反而让人无法下嘴——不过，饥饿的鸽子总是能知道事实的真相，数不清